

草房子

曹文轩 著



草房子



曹文轩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草房子 / 曹文轩著. -- 北京 : 天天出版社, 2016.5

(国际安徒生奖精装纪念版)

ISBN 978-7-5016-1037-2

I. ①草… II. ①曹…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8888号

责任编辑: 董 蕾

美术编辑: 王 悦

责任印制: 李书森 康远超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中街 42 号 邮编: 100027

市场部: 010-64169902 传真: 010-64169902

<http://www.tiantianpublishing.com>

E-mail: tiantianchs@163.com

印刷: 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3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20 千字 印数: 1-10,000 册

ISBN 978-7-5016-1037-2

定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

写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之后

/ 曹文轩

当我知道自己获奖的那一刻，说心里话，并没有特别特别的兴奋。大家后来可能也看到当时那个画面了：在整个场面里的最平静的那个人，就是被宣布得奖的我。但当时现场的氛围，我至今还记得。当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主席亚当娜女士最后宣布获奖者是我的时候，所有在场的同胞们都欢呼、跳跃、尖叫，那个场面留给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紧接着，我就收到了来自纽约、伦敦、东京等国外的短信，国内的短信就别提有多少了。发来短信的，有我认识的朋友，还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人。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这个奖有这么多人关注，在世界范围内有这么大的影响。大概隔了四个小时，我收到了一条最值得我一说，也最值得我纪念的短信，那是给我家修暖气的一位工人发来的，我只知道他姓杨，并不知道他的名字，所以我的手机

里存储的信息是“杨暖气”，我看到了他一条热情洋溢的短信，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这个奖确实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中国普通的百姓都如此地关注。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我慢慢意识到这个奖在世界范围内、在我的国家引起的反响。

我想，做人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当作家，也要当一个聪明的作家。不是他真的聪明，而是他想着自己要聪明。这么想着，而且必须这么想着。然后这么想着，说不定他会真的聪明起来。我想，这份聪明首先表现在他知道将什么看作他写作的资源。对一个中国作家而言，这个所谓的资源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讲：第一，他知道他的双足是站在这块土地上的，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他忽视、忘却甚至拒绝这块土地，是愚蠢的，是很不聪明的。因为这块土地在星辰转换之中早注定了他的精神、他的趣味，忽视它、忘记它、拒绝它，将会使他变得一无所有，甚至是他文学生命的死亡。关键是这块土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生长着故事，以人类社会所独有的格式，独有的品质，独有的发生方式、演进方式，以及它独特的、落寞的方式。我看到了这个资源，汪洋大海般的资源。常常，我会为选择了其中一个故事而欣喜若狂，我知道那个故事会给我带来什么，带来荣耀、幸福，带来来自世界的欣赏的目光。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必须尊重我自己的生活经验，必须承认以自己的感受为基本的原则。安徒生奖评委会将安徒生奖颁发给我，也算得上是聪明人遇上了还比较聪明的人。但是只

知道坚定地立足于这块土地的人还远远算不上最聪明的人。最聪明的人，双足坚定地立于这块土地，而双目穿过滚滚烽烟眺望国内外大事，眺望国家界碑之外的事情。目光永远比双足走得远，心灵则能走得更远。这个人、这个愿意在文学上有所成就的人，懂得一个道理，生他养他的土地是他永远的资源，而他思考的问题是世界的。题材是中国的，主题却是人类的。他要从一个个想象力都无法创造出来的中国故事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他要从一个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中，看到千古不变的基本人性，而他又永远希望用他的文字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我一直努力想成为这样聪明的人。

我获得这个有历史、有影响的国际奖项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天才，我肯定不是一个横空出世的天才。事实上，任何一个做出成就的人都离不开他的同行们的水准，我不可能出现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不可能出现在七十年代，我只能出现在上个世纪末，而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我的国家的大门向世界打开，世界之风扑面而来。中国的文学开启了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幅员广阔的土地上，一向热爱文学的这个国家，大江南北出现了许多一出手就水平很高的作家。中国文学的大平台在不断地升高，升到了让世界可以看到的高度。而其中一两个人，因为角度的原因，让世界看到了他们的面孔，我有幸成为其中一个。没有这样一个还在不断提升的平台，在洼地上写作的我，是不可能指望有世界目光向我投来的。我是一个知

道感恩的人，我感恩这个平台，我还要感谢中国文学界，感谢中国儿童文学界的兄弟姐妹们，感谢中国出版集团、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是你们和其他出版社的同人一起大大地推动了我的文学事业，让世界看到了我。

二〇一六年四月九日

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回国后在媒体见面会上的发言

那是一九六二年八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十四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高一幢的房顶。他坐在屋脊上，油麻地小学第一次一下子就全都扑进了他的眼底。秋天的白云，温柔如絮，悠悠远去；梧桐的枯叶，正在秋风里忽闪忽闪地飘落。这个男孩桑桑，忽然觉得自己想哭，于是就小声地呜咽起来。

明天一大早，一只大木船，在油麻地还未醒来时，就将载着他和他的家，远远地离开这里——他将永远地告别与他朝夕相伴的这片金色的草房子……

目 录

第一章	001
秃 鹤	
第二章	034
纸 月	
第三章	070
白 雀 (一)	
第四章	108
艾 地	
第五章	144
红 门 (一)	
第六章	183
细 马	
第七章	218
白 雀 (二)	
第八章	245
红 门 (二)	
第九章	275
药 寮	
追随永恒 (跋)	310

秃 鹤

第一章

1

秃鹤与桑桑从一年级开始，一直到六年级，都是同班同学。

秃鹤应该叫陆鹤，但因为他是十足的小秃子，油麻地的孩子，就都叫他秃鹤。秃鹤所在的那个小村子，是个种了许多枫树的小村子。每到秋后，那枫树一树一树地红起来，红得很耐看。但这个村子里，却有许多秃子。他们一个一个地光着头，从那么好看的枫树下走，就吸引了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们停住脚步，在一旁静静地看。那些秃顶在枫树下，微微泛着红光。在枫叶密集处偶尔有些空隙，那边有人走过时，就会一闪一闪地亮，像沙里的瓷片。那些把手插在裤兜里或双臂交叉着放在胸前的老师们，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秃鹤已许多次看到这种笑了。

但在桑桑的记忆里，秃鹤在读三年级之前，似乎一直不在意他的秃头。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村也不光就他一个人是秃子，又或许是因为秃鹤还太小，想不起来自己该在意自己是个秃子。

秃鹤一直生活得很快活。有人叫他秃鹤，他会很高兴地答应的，仿佛他本来就叫秃鹤，而不叫陆鹤。

秃鹤的秃，是很地道的。他用长长的好看的脖子，支撑起那么一颗光溜溜的脑袋。这颗脑袋绝无一丝瘢痕，光滑得竟然那么均匀。阳光下，这颗脑袋像打了蜡一般亮，让他的同学们无端地想起，夜里它也会亮的。由于秃成这样，孩子们就会常常出神地去看，并会在心里生出要用手指头蘸一点唾沫去轻轻摩挲它一下的欲望。事实上，秃鹤的头，是经常被人抚摸的。后来，秃鹤发现了孩子们喜欢摸他的头，就把自己的头看得珍贵了，不再由着他们想摸就摸了。如果有人偷偷摸了他的头，他就会立即掉过头去判断。见是一个比他弱小的，他就会追过去让那个人在后背上吃一拳；见是一个比他有力的，他就会骂一声。有人一定要摸，那也可以，但得付秃鹤一点东西：要么是一块糖，要么是将橡皮或铅笔借他用半天。桑桑用一根断了 的格尺，就换得了两次抚摸。那时，秃鹤将头很乖巧地低下来，放在了桑桑的眼前。桑桑伸出手去摸着，秃鹤就会数道：“一回了一回了……”桑桑觉得秃鹤的头很光滑，跟他在河边摸一块被水冲洗了无数年的鹅卵石时的感觉差不多。

秃鹤读三年级时，偶然地，好像是在一个早晨，他对自己的秃头在意起来了。秃鹤的头现在碰不得了。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并且，谁也不能再用东西换得一摸。油麻地的屠夫丁四见秃鹤眼馋地看他肉案上的肉，就用刀切下足有两斤重的一块，用刀尖戳了一个洞，穿了一截草绳，然后高高地举在秃鹤眼前：“让我摸一

下你的头，这块肉就归你。”说着，就要伸出油腻的手来。秃鹤说：“你先把肉给我。”丁四说：“先让我摸，然后再把肉给你。”秃鹤说：“不，先把肉给我。”丁四等到将门口几个正在闲聊的人招呼过来后，就将肉给了秃鹤。秃鹤看了看那块肉——那真是一块好肉！但秃鹤用力向门外一甩，将那块肉甩到满是灰土的路上，然后拔腿就跑。丁四抓了杀猪刀追出来。秃鹤跑了一阵却不再跑了。他从地上抓起一块砖头，转过身来，咬牙切齿地面对着抓着锋利刀子的丁四。丁四竟不敢再向前一步，将刀子在空中挥舞了两下，说了一声“小秃子”，转身走了。

秃鹤不再快活了。

那天下大雨，秃鹤没打雨伞就上学来了。天虽下雨，但天色并不暗。因此，在银色的雨幕里，秃鹤的头就分外亮。同打一把红油纸伞的纸月与香椿，就闪在了道旁，让秃鹤走过去。秃鹤感觉到了，这两个女孩的眼睛正在那把红油纸伞下注视着他的头。他从她们身边走了过去。当他转过身来看她们时，他所见到的情景是两个女孩正用手捂住嘴，遮掩着笑。秃鹤低着头往学校走去。但他没有走进教室，而是走到了河边那片竹林里。

雨沙沙地打在竹叶上，然后从缝隙中滴落到他的秃头上。他用手摸了摸头，一脸沮丧地朝河上望着。水面上，两三只羽毛丰满的鸭子，正在雨中游着，一副很快乐的样子。

秃鹤捡起一块瓦片，砸了过去，惊得那几只鸭子拍着翅膀往远处游去。秃鹤又接二连三地砸出去六七块瓦片，直到他的瓦片再也惊动不了那几只鸭子，他才罢手。他感到有点凉了，

但直到上完一节课，他才走向教室。

晚上回到家，他对父亲说：“我不上学了。”

“有人欺负你了？”

“没有人欺负我。”

“那为什么说不上学？”

“我就是不想上学。”

“胡说！”父亲一巴掌打在秃鹤的头上。

秃鹤看了父亲一眼，低下头哭了。

父亲似乎突然明白了什么。他转身坐到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的一张凳子上。随即，秃鹤的秃头就映出了父亲手中烟卷忽明忽暗的亮光。

第二天，父亲没有逼秃鹤上学去。他去镇上买回几斤生姜：有人教了他一个秘方，说是用生姜擦头皮，七七四十九天，就能长出头发来。他把这一点告诉了秃鹤。秃鹤就坐在凳子上，一声不吭地让父亲用切开的姜片，在他的头上来回擦着。父亲擦得很认真，像一个想要让顾客动心的铜匠在擦他的一件青铜器。秃鹤很快就感到了一种火辣辣的刺痛。但秃鹤一动不动地坐着，任由父亲用姜片去擦着。

桑桑他们再见到秃鹤时，秃鹤依然还是个秃子，只不过那秃头有了血色，像刚喝了酒一样。

不知是纸月还是香椿，当秃鹤走进教室时，闻到了一股好闻的生姜味，便轻轻说出声来：“教室里有生姜味。”

当时全班的同学都在，大家就一齐嗅鼻子，只听见一片吸气声。随即都说确实有生姜味。于是又互相地闻来闻去，结果

是好像谁身上都有生姜味，谁又都没有生姜味。

秃鹤坐在那儿不动。当他感觉到马上可能就有几个或几个鼻子顺着气味的来路嗅呀嗅地要嗅到他，并要嗅到他的头上时，说了一声“我要上厕所”，赶紧装出憋不住的样子跑出了教室。他跑到河边上，用手抠了一把烂泥，涂在头上，然后再用清水洗去。这样反复地进行了几次，直到自己认为已经完全洗去生姜味之后，才走回教室。

七七四十九天过去了，秃鹤的头上依然毫无动静。

夏天到了，当人们尽量从身上、脑袋上去掉一些什么时，秃鹤却戴着一顶父亲特地从城里买回的薄帽，出现在油麻地人的眼里。

2

桑桑是校长桑乔的儿子。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也是一幢草房子。

油麻地小学是清一色的草房子。十几幢草房子，似乎是有规则，又似乎是没有规则地连成一片。它们分别用作教室、办公室、老师的宿舍，或活动室、仓库什么的。在这些草房子的前后或在这些草房子之间，总有一些安排，或一丛两丛竹子，或三株两株蔷薇，或一片花开得五颜六色的美人蕉，或干脆就是一小片夹杂着小花的草丛。这些安排，没有一丝刻意的痕迹，仿佛是这个校园里原本就有的，原本就是这个样子。这一幢一

幢草房子，看上去并不高大，但屋顶大大的，里面很宽敞。这种草房子实际上是很贵重的。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麦秸盖成的，而是从三百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受着海风的吹拂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曝晒，一根一根地都长得很有韧性。阳光一照，闪闪发亮如铜丝，海风一吹，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这里的富庶人家，都攒下钱来去盖这种房子。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那上面的草又用得很考究，很铺张，比这里的任何一个人家的选草都严格，房顶都厚。因此，油麻地小学的草房子里，冬天是温暖的，夏天却又是凉爽的。这一幢幢房子，在乡野纯净的天空下，透出一派古朴来。但当太阳凌空而照时，那房顶上金泽闪闪，又显出一派华贵来。

桑桑喜欢这些草房子，这既是因为他是草房子里的学生，又是因为他的家也在这草房子里。

桑桑就是在这些草房子里、草房子的前后及四面八方来显示自己的，来告诉人们“我就是桑桑”的。

桑桑就是桑桑，桑桑与别的孩子不大一样，这倒不是因为桑桑是校长的儿子，而仅仅只是因为桑桑就是桑桑。

桑桑的异想天开或者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古怪的行为，是一贯的。桑桑想到自己有个好住处，他的鸽子却没有——他的许多鸽子还只能钻墙洞过夜或孵小鸽子，心里就起了怜悯，决心要改善鸽子们的住处。当那天父亲与母亲都不在家时，他叫来了阿恕与朱小鼓他们几个，将家中碗柜里的碗碟之类的东西统统收拾出来扔在墙角里，然后将这个碗柜抬了出来，根据他

想象中的高级鸽笼的样子，让阿恕与朱小鼓他们一起动手，用锯子与斧头对它大加改造。四条腿没有必要，锯了。玻璃门没有必要，敲了。那碗柜本来有四层，但每一层都没有隔板。桑桑就让阿恕从家里偷来几块板子，将每一层分成了三档。桑桑算了一下，一层三户“人家”，四层共能安排十二户“人家”，觉得自己为鸽子们做了一件大好事，心里觉得很高尚，自己被自己感动了。当太阳落下，霞光染红草房子时，这个大鸽笼已在他和阿恕他们的数次努力之后，稳稳地挂在了墙上。晚上，母亲望着一个残废的碗柜，高高地挂在西墙上成了鸽子们的新家时，她将桑桑拖到家中，关起门来一顿结结实实地揍。但桑桑不长记性，仅仅相隔十几天，他又旧病复发。那天，他在河边玩耍，见有渔船在河上用网打鱼，每一网都能打出鱼虾来，就在心里希望自己也有一张网。但家里并无一张网。桑桑心里痒痒的，觉得自己非有一张网不可。他在屋里屋外转来转去，一眼看到了支在父母大床上的蚊帐。这明明是蚊帐，但在桑桑的眼中，它分明是一张很不错的网。他三下两下就将蚊帐扯了下来，然后找来一把剪子，三下五除二地将蚊帐改制成了一张网，然后又叫来阿恕他们，用竹竿做成网架，撑了一条放鸭的小船，到河上打鱼去了。河两岸的人都到河边上来看，问：“桑桑，那网是用什么做成的？”桑桑回答：“用蚊帐。”桑桑心里想：我不用蚊帐又能用什么呢？两岸的人都乐。女教师温幼菊担忧地说：“桑桑，你又要挨打了。”桑桑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在两岸那么多感兴趣的目光的注视下，他还是很兴奋地沉浸在打鱼的快乐与冲动里。中午，母亲见到竹篮里有两

三斤鱼虾，问：“哪来的鱼虾？”桑桑说：“是我打的。”“你打的？”“我打的。”“你用什么打的？”“我就这么打的呗。”母亲忙着要做饭，没心思去仔细考察。中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吃着鱼虾。吃着吃着，母亲又起了疑心：“桑桑，你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借着嘴里正吃着一只大红虾，故意支支吾吾地说不清。但母亲放下筷子不吃，等他将那只虾吃完了，又问：“到底用什么打来的鱼虾？”桑桑一手托着饭碗，一手抓着筷子，想离开桌子，但母亲用不可违抗的口气说：“你先别离开。你说，你用什么打的鱼虾？”桑桑退到了墙角里。小妹妹柳柳坐在椅子上，一边有滋有味地嚼着虾，一边高兴得不住地摆动着双腿，一边朝桑桑看着：“哥哥用网打的鱼。”母亲问：“他哪来的网？”柳柳说：“用蚊帐做的呗。”母亲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房间里去。过不多一会儿，母亲又走了出来，对着拔腿就跑的桑桑的后背骂了一声。但母亲并没有追打。晚上，桑桑回来后，母亲也没有打他。母亲对他的惩罚是：将他的蚊帐摘掉了。而摘掉蚊帐的结果是：他被蚊子叮得浑身上下到处是红包，左眼红肿得发亮。

眼下的夏天，是地地道道的夏天。太阳才一露脸，天地间便弥漫开无形的热气。而当太阳如金色的轮子，轰隆隆滚动过来，直滚到人的头顶上时，天地间就仿佛变得火光闪闪了。河边的芦苇叶晒成了卷，一切植物都无法抵抗这种热浪的袭击，而昏昏欲睡地低下了头。大路上，偶尔有人走过，都是匆匆的样子，仿佛在这种阳光下一旦待久了，就会被烧着似的。会游泳与不会游泳的孩子，都被这难忍的炎热逼进了河里。因此，